



# 用时代音符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 ——评大型民族管弦乐《家园》

◎郭晶晶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始终承载着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色。为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弘扬时代精神，近日，内蒙古艺术学院民族乐团在呼和浩特市乌兰浩特，上演了大型民族管弦乐《家园》，用时代音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奏响华彩乐章。

《家园》音乐会选取了内蒙古艺术学院民族乐团创作演出的民族管弦乐曲目——《旭日升》《那达慕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迁徙》《彩虹》《和谐赞》《腾飞》《追梦》，以及马头琴协奏曲《远方》《家园》、四胡与乐队《四海歌》等11部作品。这些作品通过充分挖掘民族音乐特色，将多元文化融为一体，展现了北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勤劳、智慧与坚韧，传递着民族团结的力量和家国情怀。激昂的旋律动人，将人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蕴的音乐世界。

### 和而不同 共鸣共融

在这场音乐盛宴中，作曲家们将各民族传统音乐中的旋律、节奏及演奏技巧，巧妙地融入现代管弦乐作品创作中。音乐会上演的每一部作品既有传统音乐的韵味，又不失现代音乐的张力，使得传统音乐在现代舞台上焕发出新的活力。这种创新不仅是对传统音乐的一种致敬，也是对现代审美需求的一种回应。

音乐会在额·那日苏创作的管弦乐作品《旭日升》中拉开序幕。全曲以充满朝气的基调，展现了太平盛世繁华景象。该作品以潮林道《旭日般升腾》作为创作素材，以管弦乐的编配，将高贵典雅的潮林道这一蒙古族传统音乐体裁，以更丰满的形式呈现。长调与呼麦的演唱，以其宏大的气势和激昂的旋律，描绘了旭日东升的壮丽景色，人声与管弦乐队的马头琴、火不思、三弦、雅托嘎、牛角号、毕休固尔等传统乐器交相辉映，形成了既有深沉历史感，又有鲜活现实感的独特音乐语言。在音乐中，我们听到了草原上的风声、马蹄声和牧民的歌唱声，仿佛一幅生动的草原画卷。

这场音乐会不仅彰显了内蒙古民族音乐的可塑性，更展示了音乐家们致力于传承和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的坚定信念。在和而不同的旋律中，观众们得以共鸣共融，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无尽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民族管弦乐团的组合形式与国内标准的民族乐团大不相同，除了使用笛子、扬琴、笙这些民族乐团使用的常规乐器外，由马头琴组成弦乐声部，还使用了四胡、三弦、火不思、雅托嘎、牛角号等蒙古族特色乐器，以及研制出新型管乐器布列和毕休固尔，同时，增加了长笛、圆号等西洋乐器，丰富了乐队的和声色彩。这种创新使民族音乐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为听众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体验。

崔逢春创作的《那达慕序曲》原为铜管五重奏，采用了回旋曲式结构，以一种交响画的形式描述那达慕的盛况，有惊险刺激的赛马、摔跤、令人赞赏的射箭；有争强斗胜的棋艺，引人入胜的歌舞。此次上演的《那达慕序曲》经乐团二次改编，将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西洋乐器相结合，使得这一作品展现出更加丰富的音色和表现力。四胡与乐队《四海歌》则是一首充满地域特色的作品，为三段式结构。四胡作为蒙古族的传统乐器，其独特的音色和演奏方式赋予了这首乐曲独特的风格。蒙古族青年四胡演奏家苏雅在演绎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四胡这一乐器音色的特点，将高音四胡与低音四胡交替使用，展现出丰富的音域层次，与管弦乐队合作使音乐作品更具有立体感。

内蒙古民族管弦乐团，这支汇聚了内蒙古众多音乐精英的乐团，深入挖掘和整理一批经典的民族管弦乐曲目，他们扎根本土，对传统音乐的深刻理解，为内蒙古民族音乐的创新发展作出了积极探索，成为中国民族界不可忽视的力量。

### 音乐史诗 抒怀家国

《家园》音乐会通过音乐作品，将个体与国家、国家与天下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激情澎湃的旋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长河，感受到北疆各族儿女对家国的挚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额·巴音那木尔创作的马头琴协奏曲《远方》，是一部较大型的多声部音乐作品；孟和吉雅的马头琴演奏融合了多种传统演奏法，奏出了多变的马步节奏、豪放动人的旋律、富有个性化的音效，描绘出一幅草原风情画。多变性的主题旋律，呈现了不同形象。音乐主题从幻想、期盼，直至无旁力发展的表现，传达内蒙古人民胸怀祖国、志向远方的精神世界。

叶尔达创作的《迁徙》是一部充满历史感、民族感和现代感的音乐史诗。开篇以低沉而有力的管乐组奏出壮丽、嘹亮的号角声，仿佛将人们带回了远古时代。随着弦乐和管乐的逐渐加入，节奏音型由简单到密集，主题旋律从小调转向大调，使得音乐逐渐变得磅礴而激昂，让听众感受到了人们在迁徙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与磨难，踏上慢慢迁徙之路的悲壮情景。在音乐的进行过程中，有时，马头琴的音色将音乐渲染得如泣如诉，仿佛在讲述着一段段感人至深的迁徙故事；有时，又将旋律变得高亢激昂，仿佛在歌颂内蒙古人民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

“家园”隐喻了致敬家园、守护家园的含义。马头琴协奏曲《家园》序曲开始后，苏格乐的演奏像一首辽阔的牧歌，带给人们遐想、回味。在快板部分，对马头琴传统泛音演奏法的运用进行了大胆创新，在慢板



部分中，通过马头琴演奏的抒情悠扬的旋律，表达了对家国的向往和守护。特别是旋律在马头琴超高把位的演绎，对演奏家的功底是一种挑战。这部作品的成功上演，让观众了解到马头琴不只有独奏、齐奏、重奏等演奏方式，更让观众感受到马头琴协奏曲的庞大结构。

近年来，内蒙古艺术学院民族乐团创作了“北疆三部曲”，先后推出《北疆赞歌》《北疆天籁》两部民族管弦乐作品，以及将要推出第3部作品《北疆畅想》。而此次音乐会上上演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彩虹》《胡杨赞》均为其中的套曲。这3部作品，用扣人心弦的音乐语言，充分展现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守正创新的精神风貌。《草原英雄小姐妹》以“红梅”“玉荣”在暴风雪中，保护公社羊群的故事为音乐的表现内容。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作曲家叶尔达在创作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转调、变奏等创作技法，以表达故事中不同的情感和场景。在乐曲中，通过对主题动机的不断变奏和发展，展现故事情节的深入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将原始主题动机进行衍化、发展，形成新的音乐材料，以表现故事情节的演变和人物性格的升华。作曲家郭子杰创作的《彩虹》，选用了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民族旋律元素作为主题动机。作品中音色、音量的对比和变化，展现了音乐画卷的生动性和立体感，寄托了民族团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艺术家们的演奏将这份美好愿望传递给了每一位观众，让观众深深感受到北疆各族人民崇尚自然、尊重生态、和谐共生的地域特征。

当演奏家们奏响《和谐赞》，深沉而又激昂的旋律仿佛将人们带到了广袤的沙漠中。作曲家段泽兴的创作，将代表胡杨树的音乐旋律贯穿整部作品，通过不同乐器之间的对话与交织，以及动态和声响的精细把控，营造出丰富的音色和层次感，展现了胡杨树在不同季节中所展现出的各异风貌，强烈的音效和低沉的旋律表现出胡杨树在沙漠中生长的雄伟景象，蕴含着北疆各族儿女坚韧不屈的拼搏精神。

### 时代音符 筑梦中国

作为一部具有时代特色的音乐作品，《家园》以时代精神为主线，展现了北疆各族儿女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懈奋斗和伟大梦想。在这场音乐会中，观众既能听到古老的声音悠扬回响，又能感受到现代音乐的激荡碰撞。这不仅彰显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更体现了当代音乐人致力于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责任担当。通过对时代音符的精心构筑，为构建共有精神家园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伊拉图创作的《腾飞》，主题动机简洁而富有力量。演奏家们通过巧妙的变奏和重复，使这一动机贯穿全曲，形成强烈的统一感，表现出作品的丰富内涵和内在张力。该作品的创作在注重音乐表现力的同时，充分发挥管弦乐队的音响特点，营造出宽广、激昂的气氛，使得整部作品既有西方音乐的磅礴气势，又不失中国民族音乐的细腻情感。

叶尔达创作的《追梦》，以富有梦幻色彩的旋律开始，如同晨曦中的薄雾，朦胧而神秘。打击乐组中的定音鼓以固定式的十六分音符节奏型的演奏技法，渲染了紧张的情绪。在演奏过程中，节奏的变化打破了原有的强弱规律，使得音乐主题不断被推进，旋律逐渐变得激昂高亢，如同追梦者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经历种种困难与挑战，却始终坚定信念，勇往直前。

《追梦》作为本场音乐会的压轴曲目，将演奏家和观众的情感推向了高潮。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指挥家曹波携内蒙古艺术学院民族乐团全体演员奏响了返场曲《奋进》，该作品以磅礴的气势和激昂的旋律开篇，如同擂响的战鼓，震撼人心，催人奋进。作曲家叶尔达运用了丰富的和声色彩和配置手法，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了动感和力量。马头琴作为主奏乐器，主题动机的节奏型从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持续的三连音逐渐展开，快速的演奏技法将作品推向高潮。而在演奏过程中，曹波带着现场观众击掌拍打节奏，台上台下的互动将音乐会再次推向了高潮。

内蒙古民族管弦乐团的艺术家们以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情感，准确地把握了每一个音符的韵味，更在演奏中融入了自己对此部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这种深入骨髓的情感表达，使得《奋进》这部作品在听众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大型民族管弦乐《家园》，不仅是内蒙古民族管弦乐队对北疆音乐文化的一次精彩演绎，更是对民族音乐传承与创新的一次积极探索。音乐会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为全体观众搭建起了一座心灵相通的桥梁，传递着民族团结、奋进、创新的时代精神。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值此之际看到了这部以海峡两岸两位老兵相聚为题材的话剧《马走日》，感觉恰逢其时。

选择题材的魄力，故事情节的魅力，主题思想的潜力，演员表演的能力，舞美音响的动力，形成了吸引人、感染力、震撼人的美学合力。观众犹如在读一本书，从厚到薄，从薄到厚，在感动、感慨、感悟中，反观当下的生活，体味着生命的真谛。这就是看过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乌兰牧骑原创话剧《马走日》之后，我们的收获。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是艺术创作规律。《马走日》的巨大成功，就在于一个县级的乌兰牧骑在剧本创作中卯足了劲头，下足了功夫。

1988年，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开放探亲已经1年。2020年，42岁的剧作者顾攻，竟选择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伍老兵马成钢（虎子）与回大陆探亲的台湾老兵相学泽（二嘎）为“双壁”主人公，形成尖锐的戏剧冲突，实在出人意料。

两岸统一的问题如何解决，是每一个华夏子孙关心的问题。利用这一契机，完成一部耗资不大、演员队伍不求奢华的《马走日》，不仅充分运用了话剧以“动作远景”为心理基础的“说什么、怎样说、在什么情境中说”等一系列问题，而且还牵引出国共双方分分合合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轨迹。悬念，是吸引观众的第一要素。马成钢和相学泽都已年逾七旬，曾在两个阵营戎马多年，偃息息鼓39年后再次相对，能说什么？能干啥？是观众非常关心的。一方自知有愧，处处示弱，因为还有“大事”求于对方；另一方盛气凌人，依然把对方看作“敌人”，一张嘴就火药味十足。这在仅有5个演员的剧集中，非常具有审美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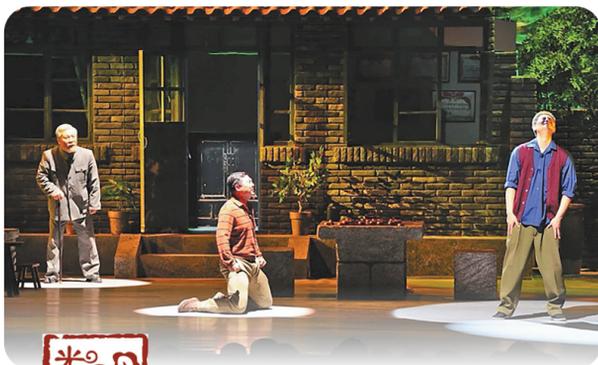
该剧是以“下棋”为风骨，复盘解放战争中二人以敌对立场参与的几次战役，如黑虎岭战役。但无论谈论战略战术的“风骨”飘多远，从小就痴迷下棋的虎子，总是能很巧妙地把话头拉回到棋盘上。其中，事关生、老、病、死的话题，是令观众最关切之处。

相学泽回乡的第一件事是为父母扫墓，同时也为象棋启蒙老师李老老扫墓。但他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即寻找自己39年前在战场上失散的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能找到吗？是全剧最大的悬念，然而剧情却没有让此过早显现出来，而是通过二人见面时，你是你，我是我的剑拔弩张，逐渐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平和对话，再发展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共鸣与共情，最终谱写出炎黄子孙向往

# 体现话剧美学合力的大智慧

## ——评通辽市科尔沁区乌兰牧骑原创话剧《马走日》

◎王语岑 李树榕



“阳光大道”，血浓于水的和平颂歌。

当然，剧作最感人的地方是一直不让相学泽称呼自己乳名的马成钢，最终与其互唤乳名的那一瞬。这个巨大的情感跨度不仅诠释了曾经的对立，还解构了僵化的价值观——他们不仅有儿时共同钦羡的下棋高手李老老以及在价值判断上的共鸣；还有联手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和共情；最后则通过1947年“民房救女要”携手完成人道主义救助，有了共同语言。而马成钢的一句：“这些年在台湾，不容易吧？”立刻拉近了二人的情感。及到二人亮出各保存一半的那副用二嘎妈的擀面杖做成的象棋

时，相学泽感慨：“我们刚拉手打跑了鬼子，手还没捂热呢，就……”二人便尽弃前嫌了。

这部话剧的故事魅力，在于使尖锐的戏剧冲突丝丝入扣，扣人心弦，而主题的魅力，则是多方面的。

一是非常智慧地运用了双关语台词。下棋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虎子永远喊：“我是红子！我一直用红子！”“我姓马，马走日！”永远走的是光明大道！”这是共产党人马成钢对红色的钟爱，也是这部剧作主题思想的隐喻。那么，当听到相学泽说“立场不同，不等于无情无义！”，马成钢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当他听到相学泽又说：“你不该用自己的命保护小战士，你是连长！”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的区别立刻突显出来：“你瞧瞧不起那些卒子，一将难求，一兵一卒都难求！”“你们败，就是只重视帅，不重视兵！董存瑞、黄继光都是兵！”马成钢的话看似又在下象棋，其实是在揭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的人民属性。因为，只有尊重老百姓，才能尊重他们的人；只有尊重工农子弟，才能珍惜“一兵”“一卒”，不居“官”自傲，做到生生死死为人民。

二是运用发散性思维，将友情、乡情、国情融合在一起，引发观众的多角度思考。马成钢的儿子夭折，是由于内战。相学泽的儿子幸存，是因为遇到了“以民为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此，观众会联想到俄乌战争、阿以战争等等，更加珍惜岁月静好的现实生活。

三是集体无意识被激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华夏子孙的情结。在相学泽心里，回乡祭祖很重要，寻子更重要，却难以言表。他明白，只要孩

子活着，都是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功劳……

虽然剧本在前情有有所铺垫，如相学泽见到“马成钢的儿子”马战生时说：“这孩子长得不像你，比你长得好看！”观众却万万想不到，这就是相学泽的儿子。那么，当马成钢得知实情后，又会怎样处理呢？可见，既使政治立场不同，珍视延续生命这一人类的头等责任，在虎子和二嘎心里是一样的。

说实话，一个半小时不更换场地、不变化身份的“二人对话”，对二度创作能力是巨大的考验。相学泽之子，马成钢的扮演者比较成功，他不仅能够准确把握台词，还有演什么既要“像什么”，更要“是什么”的心灵置换能力，把一个东北退伍军人的直爽、开朗、耿介、倔强、争强好胜的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

而相学泽，表面上总是谦让胜利者马成钢，心里却不服气。当他调侃虎子，你那么有勇有谋，“怎么没有当上大官呢？”“马成钢两只大眼睛闪闪忽忽地充满了轻视、冷视甚至蔑视，回怼他的话犹如射出的子弹，立刻飞了过来：“你要是个团长，笑死我也行。”随之一个介乎于“切”和“去”之间的语气词从鼻腔里冒了出来，毕竟永远自信自己是“马走日”的虎子，就是自信自己永远走在光明大道上，那种骄傲的心理即刻被表现得入木三分。

舞美音响的动力，是这个恪守古典主义戏剧“三一律”原则的话剧，非常重要的美学特征。要在同一天、同一个地点、围绕同一个核心矛盾——两位老兵能否从敌对关系发展成朋友关系——推进一个完整结构的作品的，实属不易，更何况主要是两个人之间的“戏”。

当虎子和二嘎第一次回忆往事时，舞台上灯光乍变，伴随着刺耳的音响，使观众有一种欲看故事片中“闪回”的冲动。然而，当几十秒钟的视听刺激过后，考验演员表演能力的剧情又继续展开。第二次舞美的动力，是用暖色调照亮舞台的，伴随着和平鸽飞过的鸣叫声，观众不再意外，也不再期待舞台的变化，而是与演员一同进入到插叙的情境中。这样的舞美与音响出现了不止3次，使话剧的“当代代表”拥有了新的美学力量。

无论珍视生命还是珍视友情，从马成钢无私地将自己抚育大的“儿子”马战生还送给曾经的发小和敌人相学泽来看，感恩中国共产党的恩情，就在马战生向马成钢猛然地一跪中。这一跪，此时无声胜有声，立刻汇聚成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心愿——早日统一！早日团圆！以此献给新中国75周年，激励更多的人“感觉恩、听党话、跟党走”，可谓意味深长。

# 记忆的碎片

## ——读周宇四十年前的部分速写和草图

◎王鹏瑞

记得好像是2007年末或2008年初，周宇约我，他说此次系里给部分教师出习作集，他想把上世纪80年代初在锡林郭勒草原画的一些速写和回来后画的一些草图整理一下结集出版，邀我去看看，给提些建议和意见。那天我俩在外面简单吃了饭，就匆匆赶到他家。周宇给我打开那些尘封已久的速写本、纸卷儿和纸片儿，铺了一地。他一边翻阅，一边讲述这些速写和草图产生的过程，讲的很动情，我被深深地感染着。后来，这些记忆的碎片，变成了一本朴素动人的画册——不但生动鲜活地记录了周宇的那次草原之行，而且映照出他的心路历程。

今天我们重新翻阅周宇画于40年前的这些碎片，依然具有动人的力量。透过这些大大小小、纸张不一、甚至有些皱皱巴巴和斑驳的碎片，我们可以感受到周宇的思考过程，感受到他是如何从生活中提取素材，以及如何把生活素材转化为画面形象的，这是一个画家的思考过程——画家和作家不同，作家把他的思考付诸文字，而画家把他的思考付诸形象（图像）。一个优秀的画家，尤其善于在平凡的生活发现绘画的题材和内容，也就是在生活细节和日常生活中发现绘画的意趣。40多年前的一个冬季，周宇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结伴，在锡林郭勒草原住了两个多月，他们深入草原深处，住在牧民家里，体验、感受、观察、发现、记录、整理……用心捕捉一个个有意思的场景，一个个典型形象，一个个动人的瞬间或细节，留下了这些珍贵的、真切的记忆的碎片。这些沾满污渍、汗渍的破旧的碎片，有的在现场速写——它用朴素的语言记录下牧民的独特生活和个性形象，有的是记忆速写——逸笔草草捕捉了许多生动的瞬间，笔简而意足，有的是回来后画的创作草稿——这些草稿已不知修改过多少遍，“素描纸被橡皮擦破后从背面粘上新纸，打上补丁再重新补画。几经折腾的草稿伤痕累累，皱皱巴巴中突露着铅笔的划痕和滴落在画面上的汗水与笔屑混杂的污渍”。我们能够感受到画家笔触的疲惫，更能感受到画家对执着和信念。总之，这些最原初、最朴素、最真切的痕迹，不炫技、不卖弄、不装腔作势、不故作玄虚、不无病呻吟，在极其朴素甚至有些笨拙的笔触中，传递出生活的本真和本质。

后来，这些记忆的碎片，许多转化成了周宇的油画创作，参加全国及自治区的美展，一些作品获奖并广受好评，成为内蒙古美术长廊里的动人篇章。

我相信，在今天或者更远的将来，人们特别是那些艺术的学子看到周宇这些记忆的碎片，依然可以被它所传递的真情和初心所打动，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个画家真切的心音。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